

悠然岁时迁

寻常人家的节气故事

唐玉霞 著



悠然岁时迁

寻常人家的节气故事

唐玉霞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

万卷出版公司

2018年·沈阳

© 唐玉霞 201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悠然岁时迁：寻常人家的节气故事 / 唐玉霞著. —

沈阳：万卷出版公司, 2018.6

ISBN 978-7-5470-4849-8

I. ①悠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民间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①I27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68918号

出 品 人：刘一秀

出版发行：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（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：110003）

印 刷 者：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：145mm × 210mm

字 数：188千字

印 张：9

出版时间：2018年6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张雪娇 李 明

责任校对：佟可竟

装帧设计：马婧莎

插画绘制：爱新觉罗·毓麟

ISBN 978-7-5470-4849-8

定 价：39.80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090

传 真：024-23284448

常年法律顾问：李 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：024-23284090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。联系电话：024-31255233

目 录

第一辑 珍重春风暖

立春万物苏 / 003

春寒多雨水 / 013

一雷惊蛰始 / 024

春色正中分 / 037

一地清明 / 056

雨生百谷 / 067

第二辑 长夏草木深

立夏明朝是 / 083

小满初长成 / 093

及时趁芒种 / 102

夏至将至 / 111

向前一步是小暑 / 120

大暑是场硬仗 / 130

第三辑 秋水共长天

立秋歇口气 / 147

今日处暑 / 158

露从今夜白 / 165

秋向此时分 / 175

寒露惊秋晚 / 184

霜降柿子红 / 197

第一辑 珍重春风暖

春种

春种一粒粟。

你并不知道一粒种子会在何时发芽，你只需按照节气的指点，

在春天种下它们，一粒不落。

立春：阳和起蛰，品物皆春

立春为农历正月节，阳历在二月上旬，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。正者，止于一。立为始建，草木之气始至。立春有三候：东风解冻，蛰虫始振，鱼陟负冰。意为立春之日东风送暖，大地解冻；五日后冬藏之虫苏醒；再五日水上冰融，鱼浮游，没有完全消融的碎冰如同被鱼背负般浮在水面。

立春万物苏

春天是从哪里开始的？虽然说春到人间草木知，但是草木没有嘴巴，草木不说话，你一时半会儿还真搞不清楚这些草木揣着什么心思。明明心里绿油油地返青了，却冷着脸憋着。立春，看上去还是冬天江南的灰绿色，可是这灰绿色哪里有点儿不一样，有股子往外冒的闷骚劲儿。

古人说三十而立，乡下人理解三十岁就该成家立业，不靠天地爷娘，自己挣一份家私。在乡下，男子不结婚，不自己顶门楼子，50岁人都能随手摸你头，80岁胡子拖脚面，说话都是飘着，落不了地。立春呢，也是这个意思。立春之前，睡到日



上三竿也没有人闲话，但是一立春，就不能头插在被窝里，要立起来。要是你立不起来，那就不客气了，所以立春又叫打春，这个“打”字用得传神，像平地突然一声春雷炸响在天际，将沉睡的山川草木、还有人惊醒。山眨巴眨巴眼睛，抖掉枯黄；水眨巴眨巴眼睛，慢慢流动；田边一株草眨巴眨巴眼睛，水汪汪

一抹新绿染了麦地，染了油菜地，染了塘边枯掉半个身子的老柳树；还有一群迎春鸡，小鸡雏不上色，只染了层嫩黄。冷，还是冷，冷得有点儿缺少底气，虽然水缸里还是要结冰；泥巴地上被牛踩出一窝一窝牛蹄印，一夜过后，早晨也薄薄地汪了一层冰；晚间忘了关窗户，灶头上一瓶香油，黄通通冻住了；梳妆台上，一碗泡了刨花柴的水，泡久了析出刨花油，是女人们的梳头油，这会子也冻住了；火桶和手炉还得烧得热乎乎，老人孩子身上飘着烟烘气。不过乡下人说打了春，能冷到哪里去？能冷多久？地气动了嘛。这样一想，再冷也就有了盼头。立春，其实也就是个盼头，真离春暖花开，且有一段天寒地冻的时光要走呢。

爆竹噼里啪啦响起来，只要有一家响起来，后面就断断续续连绵不绝。这是接春，把离开了一个夏、一个秋、一个冬的春接回家来。大门四开，八仙桌抬到门前，供上米饭，一棵饱满的青菜拦腰系根红头绳，一只光身子鸡系根红头绳，还有几只白胖的猪蹄，也要系上红头绳，不仅祈愿五谷丰登，还要六畜兴旺。燃一炷香，放一挂鞭炮，在蒲草墩上规规矩矩磕三个头。什么时候打春，老皇历早就安好日子，连几点几分都安排下，有时候立春是中午十二点，有时候是夜里两三点，你要是记不住，或者怕冷起不来，那你可不算个庄稼人，真该打了。人人都想第一个把春接到自己家来，但是又不能接早了，接早了爆竹炸完了，春还没到门口，这事儿也不妥当。挨着时候，正要点爆竹，有人家抢先一步点着了，于是你见我慌，我见你忙，噼里啪啦响成一片。

唱春歌的人立在门口，脸上挂着一层灰灰的寒气，他已经走了好几个村子，背在身上的口袋装了小半口袋米。唱一家，也只得一两把米的报酬。他也着实唱不了什么，只是车轱辘地重复着“发大财万两黄金滚进来”这样连他自己都无动于衷的话。在乡下，唱春歌不过是比乞讨好一些而已，好歹找个帽子遮了脸。

立春这一日在乡下人心里的分量，比过年更为重要，也更为息息相关。春打五九尾，家家吃火腿；春打六九头，家家卖耕牛。打春打在什么点上，跟一年的收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所以这一个打字，是蛇打七寸，还是拿着和尚当秃子打，里面大有文章。不过无论五九尾六九头，立春总在过年前后，并不碍着过年，因为一时半会儿没有农活要做。若是腊月里打春，男人切记得要满满挑一缸腊水，立春前的水是冬水，静，用来点豆腐、熬糖稀，豆腐嫩、糖稀甜，不要不信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；若是用了立春后的春水，过年你家的豆腐是酸的、糖稀不甜落得好大抱怨，那可怪不得你女人。

如果立春是在过年后，过了三连年，一切原还原，立春是起头，农活跟着一个磕巴不打一样铺陈下去，要送肥，要翻地，一年开始了。时间拉开了一年的幕布，立春，是第一笔，“立春一年端，家家早盘算”，这个头，家家都想起好。不盘算不行，但是盘算来盘算去，有时候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

吃了立春饭，一天暖一天。从菜窖里掏出来的山芋，坏的越来越多，边切边扔。煮粥，吃着吃着，就吃到变了味的。旧年收了成捆甘蔗，挖个池子，浅浅蓄上水，将甘蔗头裹着泥巴

连着根浸泡在水里，可以藏到深冬，越冷越甜。但是一打春就撑不住了，一根甘蔗削掉一多半坏的。这些东西得了春消息，像动了心思的闺女，按捺不住飘上眼角眉端，即使媒婆不上门，父母也开始暗暗张罗。打春之后的田野，即使看上去还不动声色，心已经开始野了。

喜鹊正月十五一早挑了一担猪粪送到田里，晚上就不见了，这一年才交十六岁。喜鹊是从园子外墙根儿捡来的，田家庵一般不说茅房或者厕所，说园子。喜鹊包在一块烂棉絮里，靠园子的半截土基墙放着，把一早到园子的男人惊得夹着一泡屎回家。养父母留她下来打的算盘是给小儿子做媳妇，小儿子五六岁上得了场脑膜炎，如今十岁了两只眼睛从来都瞄不准一个方向。喜鹊长到十二岁，养父母怕抓不住这个眼睛咕噜噜转的小姑娘，动了心思要将两人推到一起。要不是养父夏天下田被土公蛇咬了，无论如何是拖不到长成十六岁的大姑娘。翻年头搭尾，养父去世三年，孝戴满了，喜鹊就跟五里沟一个男人跑了，她过年看戏的时候搭上的。男人没房子没钱，抽烟喝酒外加赌钱，人喊他二先生，做田的人喊先生有嘲讽的意思。但是喜鹊吃了秤砣铁了心。正月十五在养母家饱饱吃了一大碗元宵，喜鹊此后很久没有吃上饱饭。第二年年前，男人因为腊月坐席吃酒打架伤了人，自己吓跑了。在四面透风的草屋里苦熬了几天，喜鹊挽了两件旧衣裳挺着大肚子回养母家。门口一地爆竹屑，不到正月十五不能动扫帚，所以鸡屎鸭屎也到处都是，一座盘香在门口气昂昂地冒着烟，门却是关着的，门上还是旧年喜鹊贴的黄孝联，斑斑驳驳，也没有换新的。养母不肯见，喜鹊扶

着门框，又不走又不哭，就这么杵着。隔壁邻居来劝，喜鹊也不肯去人家坐，就这么干站着。一时半会都僵在那里，喜鹊的羊水突然破了，棉裤裆湿淋淋，喜鹊顺势一屁股坐到了墙根底下，再也拉不起来。

门吱吱呀呀拉开，年年养母都说要给门轴上点香油，年年都没有上，进进出出门都响得刺挠人心。养母要傻儿子将喜鹊抱到床上，一家也就这个傻儿子人高马大有把傻力气。劝和的邻居有的小跑着去找接生婆，有的说家里媳妇坐月子还剩下红糖，讨来给喜鹊。养母给喜鹊盖上被子，这是傻儿子的床，被子里头一股熏人的老油味，过年被子又没有洗。养母要傻儿子烧开水，自己去翻炒米桶，要给喜鹊泡碗红糖炒米，吃了肚子里有气力。她背对着喜鹊说，生小人是个力气活。

喜鹊看着窗外，所谓的窗户只是从土墙上掏出的一个洞，插了几根木条，糊的塑料布早被风吹裂，拖一片挂一片地在风中飘，可以看到桐梓树的几根枝条。种在门口的是喜鹊看了十几年的桐梓树，到了秋天叶子会变红，现在叶子落光了，枝条上干干净净，却在末梢开着青黄色的花，从暗绿灰黄中明亮地跳出来，明明是热闹地开着的喇叭一样的穗状花，也是安静的。桐梓树的花不香，在冷寒中开出来的花，像蜡梅，像春梅，都是越冷越香，桐梓的花只是一味地苦寒。眼泪顺着喜鹊的眼角淌下来，喜鹊伸手揪住枕头擦眼角，枕头里塞了粗粗的稻壳子，略动一动就沙沙响。

喜鹊生了个儿子，因为这一天立春，就叫春生。在乡下，叫喜鹊的女孩子很多，叫春生的男孩子也很多。春生万物，可

是个好意思。喜鹊说，若是哥这一辈子不结亲，春生得给哥养老。

北风不知道何时忽然改了脾性，从耳边刮过时，不再硬生生如同一只嶙峋的手掌抡过般疼。它是一只厚重的手，因为劳作而粗糙皴裂的厚实的手，脸上还有些刺痛，那是厚厚的老茧，裂了又愈合、愈合又裂开的口子在脸上擦过。

这是春天的风。嫁为人妇的女子，再能干泼辣的姑娘，也免不了小媳妇三日新的羞涩。

荠菜仿佛早就在土里守着，单等一声号令，即刻破土而出。刚钻出土地的荠菜，叶子是嫩的，其实野菜虽然贫苦，却未必一开始就苦大仇深。但是不消一会儿，粉嫩的叶子就黯淡下去，苍老起来。叶子边缘深深浅浅、高高低低裂出无数口子，贴着地上伸展，仔细看叶片毛乎乎。春寒料峭的大地上，它们匍匐在地却势不可当。我们挎着篮子去挖野菜，篮子里是一把小铲子，在乡下，一把小小的铲子，会发挥重大作用。比如到菜地去铲菜，到田埂上铲草。这时候的田野上，油菜花零星地开着，那是急性子的油菜花赶个头茬。我们像土拨鼠一样蹲在地里挑野菜，当然不只是荠菜，还有马兰头、艾蒿、木鸡头、地猪子，还有苦苦菜，苦苦菜虽然苦，荠菜也未必就是甜的，至少猪在吃它们的时候，都是扯了满嘴，并不会因为苦或者甘而有所选择。

春天的太阳不出来则已，一出来就热乎乎地贴在后背上，贴久了后背有点像炕饼，而蹲久了腿也会麻，让这个看似愉悦的劳作免不了几分辛苦，但是总好过跟着大人到菜地去浇水浇

粪，或者蹲在灶下烧锅。田野里有花有草，可以看风景，不过如果看多了风景，扯多了闲话，手下慢了，不能满满装一篮子野菜回家，那是要挨骂的。

这个时候的野菜，因为粉嫩，可以做清明粿，可以做粑粑，几乎所有的野菜都可以做清明粿、做粑粑，这是两种不同的做法。清明粿是将包括荠菜在内的野菜切碎碎的，加了咸菜、笋粒、豆腐，油锅里炒炒，糯米粉和粳米粉热水烫熟和好，包了馅儿料，蒸熟。粑粑更简单，野菜加了咸菜、咸肉斩碎，和在面里揉好，拍成粑粑，油煎了两面。还有一种青团，要复杂一些，将艾蒿或者浆麦草清洗切碎挤出汁水，和面，蒸出一团一团青碧色糯团。如果将荠菜换成艾蒿，就是蒿子粑粑。或者用清明草，也即是鼠曲草，有的地方不认艾蒿，只认清明草，也都是习惯而已。只要是清明前，三月三，荠菜当灵丹。不只是荠菜，过了清明，野菜都老了，野菜的春天比人们以为得更短。

野菜平常是清炒，它们都是苦出身，非得加多多的油才好吃，所以炒野菜不像炒其他菜，用油瓶里裹了布的筷子头擦个油锅就行，锅底一定要汪了油，刺啦一声，吃饱了油的野菜像被打服了气的婆娘，软软瘫着。只是肯用这样重的油水，毕竟是少数。春天，油菜花才冒头，打菜籽早得很，油要省着吃才能接得上茬。虽然此时荠菜还没有起薹，可是少油的荠菜真是老得跟锯齿镰刀一样拉嗓子。小满的妈炒出来的荠菜，齁毛齁牙竖在碗里，一副横眉立目的样子，小满的爷爷一边吃一边说，这要把我的心管子都戳通了。

小满的婶婶是城里人。城里人婶婶穿了高跟鞋和红裙子来

小满家做客，看到猪圈边上一大篮子荠菜，欢呼雀跃着要包荠菜饺子。小满的妈打肿脸充胖子，任由这个妯娌作弄。桌子抹干净了，小满的叔叔揉面，小满的婶婶剁菜，割了半条咸肉。一村人都不会包饺子，好些人家来看这个城里的新媳妇包饺子。那天小满坐在锅灶膛口半天没有挪窝，包好了就下，熟了就盛起来，盛起来就没有了。这样一个新鲜吃食，相熟的人家都要送一碗，乡下不作兴吃独食。饺子是软食，吃起来没个够，连小满奶奶睡在床上只喝点稀饭的人，也吃了好几个。小满的爷爷75岁了，一餐两大碗饭，饺子更不在他眼里，不歇气地吃了三大碗，小满妈说这三大碗少说也有五十个饺子吧？我们家也送了一碗，一个人吃几个就没有了，真有点儿舔鼻子舔眼没吃出味道。

小满的婶婶指挥男人擀面，指挥小满烧火，指挥小满妈捞饺子，忙得小辫子生风。而且她贤惠得很，饺子皮都没有吃。晚上小满妈一检查，一箩灰面用光了，一缸子猪油用光了，一大捆稻草用光了，至于醋瓶子，早就干干净净，连我家的醋都倒得精光。灶间的泥巴地，也被这个妯娌的高跟鞋踩成麻点子。小满的妈妈恨得牙痒痒，揉揉肚子咽下这口气。小叔子却来问嫂子鸡蛋面条在哪里，他媳妇忙活了半天，累坏了，这会儿才觉出饿来。又是油盐又是动火，动静出来，小满说饿了，也要吃一碗面，就汤下面，小满爷爷也吃了一碗。

好多年后，我们都记得小满婶婶的荠菜饺子，真是没有想到荠菜也会这样好吃，我们想忘记也不行。妯娌的这次破费，也让小满的妈妈铭记多年，嘀咕了好些年。

荠菜满上的时候，其实也是荠菜要老的时候。很快，荠菜就开出白色花，细细碎碎环状花朵擎得高高的。和花一样的姑娘不一样，荠菜一开花就老了，老了的荠菜不要说人不能吃，猪也不肯吃，它也吃不动。